世界小報

編輯部◎營業部◎在上海城內邑廟路小世界◎北電話中央四四六九◎南電話一三一七

編輯者　張丹斧　姚民哀

第三百六十五號　每張售銅元兩枚

定報價目：本報日出一張，增刊無定。中國境內每月四角，半年二元，全年四元。日本同。歐美及南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全年一元，半年五角。大洋郵票九五折算。

廣告刊例：二英寸五寬，二英寸高為一格，每格刊費二元，中縫分作四格，零登照算，長期面議，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收值，美術及廣告畫面議。

小世界游藝時刻一覽表

第一層影戲
一點至二點　六點半至七點三刻

第三層影戲
五點半至六點半　十點半至十二點

全部偵探長片　共三十一大本　現映念二念三念四念五本　**傀儡黨**

大京班

日戲　二點至六點半

- 任春奎　李七
- 徐波林　鳳鳴關
- 小黑燈　探陰山
- 劉春林　劉長寶　朱友奎　劉禹臣　張紫珊　馬永利　盧金龍　袁福順　陸紅芳　張慶祥　張劍芬　單德元　邱德成　李祥奎　袁奎官　邢聯霞　白玉福　張少卿　全本楊家將

夜戲　七點三刻至十二點

- 王家訓　胭脂褶
- 邢聯奎　馬俊霞　金水橋
- 小黑燈　徐波林　探皇靈
- 劉禹臣　陸紅芳　開茶館
- 李祥芳　袁奎官　單德元　劉長寶　盧金龍　霸王莊
- 邱德成　張紫珊　朱友奎　浣花溪
- 高榮祥　劉長寶　劉春林　張劍芬　邢聯霞　馬永利　盧金龍　牛海山　大南陽關

四明文戲

一點半至五點四十分

- 陳阿高　小荷花　過五關
- 沈美玉　沈春林　紅菱計
- 康集昌　小桂寶　夏記榮　小唐六
- 金蘭　阿生　汪小　打窗樓

七點至十點十分

- 小荷花　夏記榮　老抬會
- 汪阿生　沈美玉　康集昌　大發財
- 沈春林　小桂寶　陳阿高　跳紗窗
- 汪阿生　小金蘭　康集昌　雙怕妻

二層樓雜耍台

- 周杏泉　周慧珍　中西戲法　一點至一點半　六點半至七點
- 飛仙女　施湘芸　飛來鳳　飛霞女　女子戲[illegible]　五點四十分至六點十分　十一點十分至十一點四十分
- 沈易書　[illegible]方拉戲　六點十分至六點半　十一點十分至十二點

四層樓新舞台

常州灘簧

日　三點至六點半：吳和尚　劉榮生　朱根福　沈桂生　孫玉采　黃雲泉

夜　八點半至十二點：王大狗　沈玉麒　卞和尚　劉仁生　程雨寶　錢錫良

後本　麻荳腐　珍珠衫

陶社男子新劇

日　一點至三點半：徐淚魂　王夢亮　張文虎　姚一民　陸鐵玉　嚴忍庵

夜　六點至八點半：宋掌輕　方映游　吳半倩　童呆兒　程子呆　朱買臣　遺囑

二層樓書場

- 周沁泉　一點半至二點半　文武香球
- 周潤泉　六點半至七點三刻
- 姜聽濤　二點半至三點半　果報錄
- 楊月樓　三點半至四點半　七點三刻至八點三刻　珍珠塔
- 楊星樓　八點三刻至九點三刻
- 吳小松　四點半至五點　九點三刻至十點
- 吳小石　白蛇傳
- 嚴桂　全　五點半至六點
- 嚴孫　班　十點三刻至十一點　改良　描金鳳

二層樓化裝申曲場

一點至五點：胡雪山　侯泉棠　曹掌生　趙少寶　周少蘭　丁少娥　丁婉　日演　遍佳期　黑心賦　游碼頭

七點至十一點：胡雪山　侯泉堂　丁小娥　丁少蘭　趙三寶　曹掌生　周少蘭　小愛娥　夜演　欺嫂失妻

三層樓小戲台

改良本灘

日　二點至五點半：徐祺生　龍雲林　張文娥　花月英　拉瑕

夜　七點至十點三刻：陳阿東　陳月紅　花素娟　藍衫（前）　計（本）

- 費西冷班　全　一點至二點半　六點一刻至七點三刻　蘇灘
- 胡壽慶班　全　五點半至六點　十點一刻至十一點一刻　大套

幻術雜耍場

- 莫悟奇班　全　五點至六點　十一點至十二點　歐美魔術
- 張素蘭班　全　六點至七點　女子蘇灘

抵制提倡

冠生園

現在國民的腦筋大多已經覺悟稍有普遍外識既有愛國思想了抵制劣貨也是表示愛國思想的一種但是抵制極應要抵制假使抵制之後沒有國貨來供給人家應用那就有不便的成[illegible]而了且還漸仍舊要去實劣貨本國專毀个肉果子食品所用原料粹是國畜的生字老牌[illegible]汁牛肉南華李陳[illegible]梅種種食品製法考的[illegible]美[illegible]激味極其[illegible]美是以提實制劣[illegible]如從前游戲璃和要貨凝往往發倡的劣貨要品吸收量的金錢總計全年漏代在不買少現在大都已經用本國出品來替劣美貨要品幼量有美麗裝璜來玩要又有美味可食自然更加歡喜所以我們的營業覓用有色從中挽回外溢不少[illegible]喜發諸君永遠提倡才好

冠生園啓

慈善救濟會籌募遊民工藝廠基金還本信券　夏歷正月念二日開籤

廣濟債券　甲種　一等一二三萬元　均有末一字　正月十六開籤　乙種　一等二萬元　二月初一開籤　獎多　容易　請少　價廉　購券　看多

樂會　永遠賑濟基本正券　頭籤十萬元　全張六元分售六角　全張二元二角　頭籤二萬元　准於正月三十日上海開籤

（女）（子）（新）（劇）慶華社

正月十九日戲　一點半至五點　前本後本　**雪梅吊孝**

劇中人	扮演者
秦國政	笑儂
秦夫人	玉峯
秦雪梅	文英
小環	劍民
商定國	明珠
商夫人	小梅
愛玉	金鸞
安童	笑天
慶童	玉英
陳中正	蘭珍
兵士	寒文
孫公	植增
穆婆	采英
陶公子	情夢
陶僕	雲南
商輅	如夢　亦珍
報子	志奎
秦生	穉生

正月十九夜戲　六點半至十點半　頭本　**歇浦潮**

劇中人	扮演者
無雙	文英
奶媽	小梅
娘姨	蝶梅
倪俊人	植增
錢如海	天樂
錢秀珍	采英
黃醫生	明珠
男看客、女看客	美儂　笑天　玉峯　餐文　劍民　金鸞
案目	笑天
茶房	月梅
孫映玉	情夢
王漫遊	蘭珍
裘天敏	明珠
吳美士	桐影
演戲人	亦珍　月梅
小學生	雲南
堂官	玉英
徐阿珊	笑儂
李阿光	笑天
茶客	玉英
小販	玉峯　穉生
車夫	志奎

歇浦潮說明書

（一）我的兒子死他的兒子生（二）這個人寄娘還是看戲散散心（三）這個人做戲舉動知還文明（四）與你說說頑頑（五）他既如此何必相勸（六）我今朝不讓來讓你着急一夜天（七）從此以後不許陪他（八）既然錢先生如此說我們試試（九）吳先生不去那張據是少不得的（十）一件女人是娘奶奶的（十一）我與他素無冤仇為何害我（十二）照准一手續

世界照相公司露布

攝影一業　至於今日　可稱發達極矣　常言說得好　不怕貨比貨　祇怕不識貨　現在拍照事業　既有如此發達情狀　自然識貨者多　那麼請來敝公司拍兩張小影試試看　是不是比別人家道地　敝公司還有**一樁特色**　別人家拍起**戲裝**照相來　行頭終不會齊全　敝公司非但十門角色的**服裝齊全**　并且鮮明艷麗　光采動人　何以敝公司有這套新鮮行頭呢　老實說　敝公司和**小世界有特約**的　所以光顧諸君　儘管點品　要什麼裝飾　就是什麼裝飾　這一層　想來別家沒有**如此便利**吧　而且**拍照一張**　還奉送**小世界游券**一紙　**以次類推**　諸君同一留個小影紀念　往別家去　恐怕也沒有如此一得兩便吧　當此新年　諸君遊玩到了城裏　先往敝公司拍了一張照　然後便可順便一遊小世界　不特金錢經濟　就是時間上也不會白費了　敝公司延聘的攝影師　乃是新從歐美遊歷回來　對於光學研究工夫　頗多心得　所以不但白天可以拍照　晚間也可以用電光攝影　至於約期取片不誤　代客冲洗軟片　這些照相公司應有的手續　用不着鼓吹的了

上海民國路東新橋街轉角　晝夜診察隨時入院

延澤醫院　**淋病**　**梅毒**

內外各科　戒烟專科　注射六〇六　每針五元至十元　上午送診號金八十　下午門診診金五角　添設病房可以留院　藥資

惠濟醫院

本院專治一切疑難之症　主任為前清御醫　**施變父先生**　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為應診期間　出診八元　過界不加　過時加倍舟力　之病家只取二元二角　門診一元　號金二角　送診於應診期間內隨時皆可

院址　六馬路中江影戲館隔壁　電話中央三八七七

明月照相館　六馬路敬勝里口

日夜美術照相減價　一個月　自陰歷十一月初十日起　二元一元一打　四寸一元半打　加印每打元半　六寸一元二張　加印每打二元　四角　八寸一元一張　加印每打四元　印明信片每張一角　大小軟片代客冲洗不取分文　電話中央三八七七號

萬國救濟　**俄僑難民**　賑捐　**第三期副券**

額設三萬張　每張二元　分條二角

夏歷正月十三日開獎

會址上海法租界天主堂街三路十六號　電話中央六八五六〇

上海城內邑廟路嘉禾橋西　新開　**福康西藥店廣告**

本店運售　歐美上等西藥　精配醫師驗定藥方　並製家用良藥　化妝妙品　出售價格外克已以表歡迎

興泰電燈公司

二十三字 [illegible]

電話中央四一一九

專售電料　以及花罩　式樣鮮明　歐美新到　代裝燈鈴　彩燈廣告　上海獨步　堅固工料

上海城內邑廟西第五家　新開　**泰豐南北貨號**

發售　官燕　銀耳　羣洋　海味　茶食　糖果　罐頭　禮品　桂花糖油年糕上市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按照總包特別優待寄遞之報紙

彈

丹翁

有一家報館裡先生發議論、他說議員們預備彈王克敏、未必有用、我聽見這話。以為奇怪、彈人難道眞個想有用麼、如彈人萬一有用、試的報館裏的議論、那一天不是在那裏彈人、而且彈甲彈乙、輪流彈之不巳、究竟被他們彈出用處來的、亘古至今、有過幾回呢、想他們當那用彈的時候、以乎[illegible]不希望有用處的、如果不希望有用處、他們又何必白白費力[illegible]彈人[illegible]希望有用處、他們就應該照念到議員們彈王克敏未必不希望[illegible]用處[illegible]沒有用處的時候、議員們並未懊悔、大約也就和報紙上的議論、[illegible]天彈人、毫不覺得所彈過的都是空彈差不多、那末、從前五十步笑百步的、如今可算百步反笑五十步了。

開歌樓述

隱[illegible]

■活關[illegible]城昇天 ■[illegible]漏臉

善演關戲、名聞南北之三麻子王洪壽、已於歲[illegible]頭、實做麥城昇天矣、綜其生平、自前淸同治年間、南丹桂邀之與四麻子偕來海上以後、未幾即在南丹桂原址、與孫菊仙合組昇平茶園、繼又開玉成茶園於大新街、[illegible]跑了之、直至戊申年再來海上、隸李春來所開之春桂茶園、玉成債務、由春桂案目、分股担任償還、當其去滬時、尙以老生鳴於時、所常演之戲、為跑城生死板采石磯等、皆純粹老徽調、而是次重來、則巳皈演關戲、與李金茂（專去馬夫）蕭國珍蕭長勝（國珍專去周倉長勝專去死卧如虎牢關之華容白馬坡之文醜古城會之蔡陽等角）三人[illegible]搭矣、不久即加入新舞台、與夏氏弟兄同事者有年、後因新舞台要求其排走麥城、王不肯演、會第一台之貴俊卿朱素雲等連袂脫離、王即出新舞台而入第一台、又歷若干年、受麒麟[illegible]之[illegible]擠、乃與其婿李春利赴漢行者有黃潤卿之花衫等、大不[illegible]、鍛羽返滬、再入第一台、鬱鬱無聊、再去津開設大新舞台有年、前年冬[illegible]、客歲春初、又京出台、風頭大盛、後因鴉片不能自由吸食關係、[illegible]已派[illegible]監視、乃[illegible]重開大新舞台、生涯不及從前、於是由李金茂介紹、還申搭亦舞台、究因年老力衰、不能叫座、而[illegible]本關戲、又演唱不動、魔力日衰、未幾因[illegible]輟演、初雖有入春華[illegible]、不料立春節屆、[illegible]東不諒、君[illegible]生平[illegible]計甚工、[illegible]於被後進一層、不遺[illegible]力、[illegible]童張鶴樓輩、女伶琴雪芳等、皆賴以援引而成名、可想[illegible]從此劇界老成、又弱[illegible]、李身[illegible]家計尙裕云、

世界報之抓週

[illegible]秋

民哀於去歲休刊時、曾有宣言、本報於癸亥歲首發刊至今日、[illegible]及一週、無論什麼事情、到了一週、總有一種紀念的舉動、譬如店舖、必定高搭彩樓、開開留聲機器、將貨物大減價、以廣招徠、再如學校、必定設辦遊藝會、演唱各種戲劇、任人觀覽、即在國家、逢到國慶、亦須頒賞勳章、犒勞軍士、放[illegible]賞、小而言之、一個孩子、逢到拿週、亦必坐[illegible]東西、給他抓週、雖然這一種舉動、是無謂已極、但[illegible]沒有[illegible]也[illegible]、即不然、也當小小的舉動一下、世界報到正月元日、正值週歲之期、今年又逢上元甲子、甲子還不希罕、又逢着歲朝立春、是更應當舉抓週之典、我有一點意見、說與大家聽聽、世界報抓週之[illegible]怎樣、在我的意思、由本報各位撰述者、如疑始胡道[illegible]丁戊烟橋碧波天恨恨水怨遺眠雲祥餘蓮痕鵑魂等君、各撰一篇、體例以趣事為主、小說除外、因小說字多、容易占篇幅、幷且在這一天、添印一張、將原有之報合併起來、專刊抓週紀念文字、丹翁民哀更須動筆、說幾句開心話、最好是大家看見這張報、彷彿像見小孩子抓週的樣子、笑得連嘴多合不攏來、才是有趣、

諧話

杜伯超

記得從前、有嘲好說官話的幾句話、說某甲新學會了幾句官腔、便哼而哈之的逢人亂道、恰巧某處發生一起命案、地保正在查問凶手、說是誰殺的人啊、甲不由的應道、是我、地保說、為甚麼要殺人、某甲道、一時的高興、地保說、難道殺了人、不要償命的嗎、某甲道、那個自然、輕輕幾句官話、便將一件人命重案、攬到身上、雖未必果有其事、然而形容那好說官話的情狀、却也令人可以噴飯、

近來經濟日艱、而奢靡之風、則反更甚、即如皮衣一項、從前雖是世家子弟、富有資財、非到文章完篇、不準穿着皮衣、[illegible]現在、沒有滿十歲的乳臭小兒、居然裘服煌煌、招搖過市、一半雖是習俗所移、一半也為着做長輩的要藉此炫闊、才弄到如此地步、實在與小兒體格有損無益、愛之實以害之、某君嘗告我、他生長到十五歲、才得着件小毛皮袍、現在他的令公郎、今年只得十歲、便皮袍皮褂的全套披掛起來、我笑道、這也是進化啊、照此五年一退早的比例推算、你文郎十歲穿着皮、令孫當五歲着皮、令重孫當一歲着皮、再下去便不好聽了、簡直要帶着皮毛出世哩、

時事打油詩

[illegible]心

相公豪興已全灰、六首歪詩信口來、官[illegible]祇今污濁甚、牛溲馬勃盡人材、

舊曆新年以來、孫閣頗現仳離之象、老[illegible]異常憤懣、遂為七絕六首、送交各報登載、中有「馬勃牛溲一例收」句、同閣及秘書廳人員見之、大感不快、謂[illegible]寫[illegible]一切、太不為人留餘地也、

從容退食有閒情、搏雪為人幾手成、跌[illegible]終朝無箇事、泥菩薩亦可憐生、

孫大[illegible]近在海甸、自堆雪人兩[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似黎菩薩、

浪漫談

徐碧波

[illegible]歲轉陶至滬、本非為遊、所以至匆匆、承民哀盛意、[illegible]赴四馬路同興樓京館聚餐、民哀初詢我用餐中抑西、我乃[illegible]轉陶、轉陶是晚本有約、擬不去、民哀強之始行、惟伸言小坐即去、余遂關民哀就近中餐、俾渠不遠離其寓、而致失蹤焉、民哀大笑、轉陶奇窘、紅暈雙頰矣、餐時、轉陶下箸未及十數、彷彿菊高[illegible]之時、[illegible]愿哉、民哀評之曰、轉陶當也、（浪漫先生的面皮老不客[illegible]第一等一玫瑰注）民哀之脚並不小、（衙諸轉陶之足民哀大得多）不過身材矮耳、若拖了木屐、宛然浪人也、（民哀固極恨東洋人者唐突唐突）民哀一一禁轉陶為小弟弟、未知何所見而云然、（有辯哈哈）非玫瑰注）、

四十年前之上海

黃夢畹遺著

雨絲風片、[illegible]垂[illegible]二三知己、集滬上俗語為對、聊以消遣、如廣東店對[illegible]門、[illegible]聖廟對八仙橋、一洞天對三角地、紫來街對黃歇浦、打狗橋對鬥牛局、萬盞燈對千里鏡、華洋同知對經蒙並授、（編者按此係從前私塾之招牌經者五經也蒙者童經也讀五經之學生年均在十五六[illegible]多開筆作文童蒙所讀不外三字經千字文之類童蒙讀授猶言大小兼收也）雙沙手巾對五加皮酒、誠古六壬課對新拚百子圖、華洋書信館對英法巡捕房之類、

滬上方言、有可解不可解者、如稱[illegible]子曰嘉定老先生、稱鴇婦曰父兄娘、挑夫曰野鷄、稱蜂蝶媒曰拉皮條、稱狎客之偶一至者曰單洋客人、稱害人局賭曰司務、稱大言詐人者曰賣野人頭、亦曰吹牛皮、稱伎家傭曰燒湯、襲謬承訛、莫可解釋、即問之老於洋場者、亦不能悉原委也、

西人於徐家匯隔河教堂側、建博物院一所、珍禽奇獸、毒蟒巨蛇、並蓄兼收、不下數千百種、或以藥水浸玻璃瓶中、使歷久不改顏色、或取其皮、裝立架上、飛鳴飲啄、宛轉如生、並考其出處、別其性情、貼說繪圖、箸成節帙、苟有熟識之人、即可入門觀玩、近則華衆會主人、做而行之、[illegible]致異物、鎖閉室中、入觀者、必先輸青蚨五十翼、然鮮乎介、具體而微、終不及徐家匯之惝奇不有也、

說明書 第十一集 [illegible]

治婦孺耳鼻目咽喉內外各科病 花柳淋濁戒煙肺病專科醫 [illegible]接骨入骱獨步手術 [illegible]上午十時至一時小洋六角 [illegible]下午一時至四時洋一元

梅毒 注射德國新藥六〇六 每針三元 [illegible]七元

白濁 最新療法特效 注射德國哥納耶每針一元 食者不計

診所 六馬路[illegible] 電話中央六二五〇

張丹斧姚民哀編輯的 世界小報彙刊 出版預告并徵求預定

張姚兩先生編輯那張世界小報[illegible]

（世界小報全年報費連郵費四元四角）

上海幅佑世界小報 世界小報啟

順興樓 中菜部

本樓採辦[illegible]承蒙各界贊[illegible]優待堂客起見、特於正月元日起、新增花色[illegible]暖鍋[illegible]小酌[illegible]便全席[illegible]概小洋計算 △火鍋價目▽ 六角 一元 一元半 二元

鎮塔迦集第一種 紅豆記

王天恨

第四章

屈爾森道、如此你們睡了以後、究竟可曾聽見哀斯敦作何舉動、或發現甚麼聲響麼、說時、睜着堅定的眼睛、瞧着哀斯敦夫人、哀斯敦夫人思憶了一回、才道、探長、我睡了之後、只聽見哀斯敦由樓上下來一次、直到園裏、往後便不覺有甚麼動靜、屈爾森沉着臉冷冷的道、眞個沒聽見甚麼動靜麼、哀斯敦夫人道、實在沒有覺得、直到今晨登樓去瞧他、那可怕的慘劇、方始發現、可憐的哀斯敦、竟遭人暗殺了、說到這裏、聲音頓了一頓、淚珠兒又不住的流下來、竟縱聲大哭、鎮塔迦止住道、夫人、別哭、又道、屈爾森先生、你別懷疑、案中的關鍵、我已尋到、不過料不定兇手是誰能了、屈爾森瞪目道、啊、你已得到案中的關鍵麼、那麼、可能剖解給我聽聽、鎮塔迦向他瞧了一下、答道、不知你勘察結果、可有一二較為有理的見解、屈爾森微微聳了一聳肩、說道、我最不可解、而認為有研究價值的、就是一點鐘後、哀斯敦被殺、決沒有靜悄悄一聲不響之理、而且照你說、室中什物凌亂、似乎兇手曾和哀斯敦決鬥一了回、睡在樓下的人、當然不能充耳無聞、怎麼哀斯敦夫人竟一些沒有覺察呢、鎮塔迦遲疑道、這果然令人不解、

西皮趨落之研究

庵訥

二黃從板上起、西皮除二六外、餘皆從中眼上起、其落處、不在板上、便為中眼、此為一定不易之法則、[illegible]違之、則即所謂走板、惟西皮中、有一二例外之處、如失街亭「賞罰公平莫要自由」句、南陽關「麻叔謀使長槍鞭插在馬鞍韉」句、[illegible]落在末眼、與普通落在中眼或板上者、迥然不同、據云此法創自譚氏、[illegible]已[illegible]行一時、無不如是矣、

重至燕京示友

道非

三千驛路動車雷、又寄風塵上國來、行野離離禾黍感、盈廷濟濟棟樑才、[illegible]裘莫漫嘲巴父、駿骨何曾市郭隗、招手二三舊知己、杏花春色醉深盃、

華筵重見綺羅陳、萍聚宜南孰主賓、銅狄渾疑前世物、（用隨園句）瓊林應笑再來人、西窗短燭聯今雨、北里香車礙舊塵、多謝開元舊供奉、琵琶彈出六宮春、

東拉西扯

劉恨我

我撰稿的時候、有一個怪僻、每逢着一篇脫稿、那署名總寫「劉恨我」三字、連姓在一起的、（因為恐怕人家冒牌這「劉」字宛如註冊商標呢自注）但有些報紙、當拙著刊出來、總把我的尊姓、一筆勾銷、我看了、心中不但不滿意、簡直恨得這[illegible]編輯什麼似的、譬如本報前幾天刊的那篇「東拉西扯」、又把我的尊姓割掉、姑念這是第一次、僧不和民哀交涉、寄語姚老老哥、（民翁前次在拙稿注了一筆竟稱起我「老哥」但我的年紀總比民哀小點所以再加一個老字庶不致誤一笑自注）下次千萬不要再犯、否則、我[illegible]恨你」呢、哈哈、去姓好比[illegible]頭莫（注小哥哥要恨恕下次不敢本來小哥哥祇有一個姓怎好割兩下呢哈哈民哀志）

有一天夜裏、我和一位蜜司陳、從某俱樂部出來、那時候大約十一點多鐘、天氣也不寒冷、狠光明的月兒、發出雪白底光線、照在大地上、把兩旁路燈的光反映得黯然無色、好似欲睡一般、這時我想喚黃包車、

測庵佳畫

當石印銅版珂羅版之屬、未入吾華時、畫蹟留傳、惟特雕刻、其良窳、亦自大有區別、要以王安節之芥子園畫譜為最精、今世流行之本、蓋後人陸續所增、已非王氏之舊、如有正書局所影行之初集、即當時之木刻也、此書原止二集、其初集為山水、次集為梅蘭竹菊四友譜、其花卉翎毛人物諸種、皆後人所增者、編輯者為浙人巢勳、所收頗濫、如楊伯潤等畫匠之作、皆一例闌入、不足當賢者一顧、（吳測庵）

通俗教育會與劇界

禪

教育部之通俗教育會、分戲曲小說兩股、小說股[illegible]奏成績、歷年來頗有可[illegible]、可云聲譽卓著、惟戲曲股久久[illegible]所表示、前雖有編排新戲、分交各園名優演唱之說、斯事也、不可謂非該會對於戲界、對於社會一種極勤奮之進行、吾人[illegible]得不贊許戲曲股之進步、惟通俗教育會、既如是熱心、而北京戲界、對於該會之態度、亦頗可注意、蓋兩方必須聲氣相通、互相聯絡、始能交相為用、若一面熱而一面冷、於進行上大有妨礙、吾於此點、頗為該會慮、當其成立之際、曾與該會會員談及此事、果深慨於北京劇界程度之不穀、蓋該會僱曾編排各種新劇若干本、於通俗教育、固皆甚有裨益、分交各戲館前後台經理、令代搬演、藉以提倡、而各戲園皆視若為無足輕重、故多不排演、實如富連成科班、亦不以通俗教育會戲曲股審定之戲曲腳本為然、其偏重無論為[illegible]、如已經審定之鴻安州[illegible]節目、與原本無甚大異、且聲明、如其排演、當頒褒狀以榮之、蓋伶人雖有程度、同一演劇、演通俗教育會審定之劇、既可獲利、又[illegible]狀為之[illegible]揚名、理當爭先恐後、競事排[illegible]、名利雙收、何樂不為、初不料北京劇界、依舊漠然無動、冷淡視之、有負教育會之一片誠意、爾時、僅有一楊小樓、為廣德樓之排戲者、彼尚肯研究該會所編各劇、然亦未嘗實演、良可歎也、該會戲曲股成立至今、祇花木蘭一劇、由梅蘭芳唱紅之後、[illegible]南北劇界、皆宜排演、餘外無聞、該會為獎勵起見、屢頒褒狀與梅、以旌其提創之功、然部立之通俗教育會、編出之劇、祇花木蘭一齣、可以通行南北、此外無聞、亦堪歎息矣、

[illegible]柳風花夢

簫引樓主

三九

●第十三回 鴻飛冥冥天[illegible]影潛蹤 鳥鳴嚶嚶叔倫求友

簫引樓主道、誰要喝茶、吃茶來的、那泡茶人聽見吃茶二字、臉上顯出納罕的神氣道、吃茶的麼、叔倫道、難道此地祇許吃茶、不准吃菜麼、那人忙帶笑道、不、不、若是吃菜、還得等一回哩、[illegible]、那人道、酒是有的、簫引樓主道、有酒就行了、[illegible]、那人懷着狐疑自去、簫引樓主笑向正聲叔倫、指着窗外的數[illegible]桃道、這便是無雙的下酒品、還要甚麼菜、他們倆微笑不語、不多一刻、那值樓的茶役、居然拿了兩壺白玫瑰來、

編輯完了

記者

滌秋先生嫌本報藝評稿件太多、主張以後、多作滑稽時評、他山攻錯、誠金玉之言、不過本報為遊藝場之附屬出版物、故以藝為主體、小說等次之、諧評等又次之、因為多數眼光、對於四開報紙、概名曰小報、小報門面、不外談風月、苟大談時事、雖藉一「諧」字為後盾、以自掩飾、然終覺不倫、況報既曰小、則主小報筆政之人、明係人微言輕、何必妄自夸大、詡然自命為新聞記者哉、再者諸評作手無幾、材料又更闕乏、倘專門吹求、未免多遭怨謗、於道德上、於名譽上、信用上、皆發生一種關係、如果以[illegible]刺人為務、君子不為、反招嫉者之[illegible]詠、打入敲竹槓之流、使人見而敬若神明、畏等蛇蠍、文人而爲小報、巳屬無聊可憐、更進而為可憐不足惜、四面皆風不相干寃家之小報主筆、則更無謂也、以故本報擬於監視藝術上着手、不敢爭時下以攻訐為能之風尙、自甘為不賢而識其小者、區區苦衷、想可蒙滌秋先生之首肯、不過鄙意有之曰、「到什麼地步說什麼說話」將來或有寸進、則亦不敢放棄天職、至於目前、決不願取惡於人、沾染勾鼻辦法、日夕尋事生風、致留「想敲竹槓」之美名也、

邇來各日報對於劇談一門、頗有讚蔚雲蒸之象、著名之四金剛報、皆有劇評之徵求、不過[illegible]報所刊之劇評、皆可移作廣告之用、若正當商權、如吾友燕山小隱之筆墨、及戲通消息、似三麻子作故等軼聞、則皆不見、或言各大報即因廣告關係、不能刊載過抑過揚之文、自然以廣告式劇談、最最適用也、